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WWW.M520.COM



高建群 著

古道天机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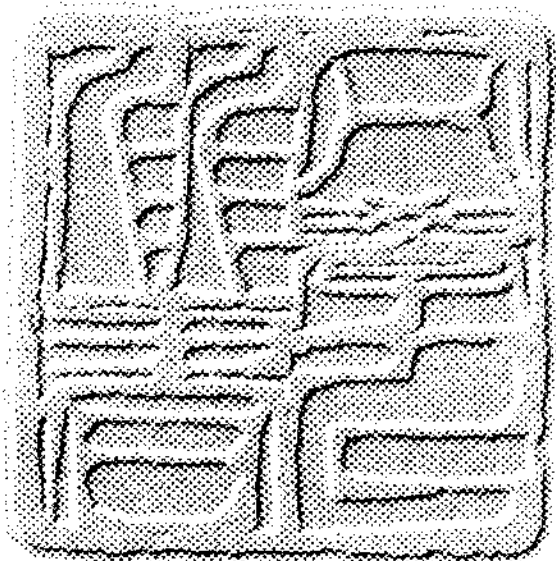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对中国书画艺术，
有一个独到的眼光，他透过
画，画出精神，一开人心，
美美与共的人人皆然。
把对书画的热爱，以
画，字的形式——
以书文画
大赏——



古道天机

GU DAO TIAN JI

高建群 著



GU DAO TIAN J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道天机/高建群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8.2

(文学人丛书·长篇小说卷)

ISBN 7-5059-2931-3

I. 古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285 号

书 名	古道天机
作 者	高建群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壬 一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建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26 千字
印 张	11.3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1,000 册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2931—3/I·2201
定 价	18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引言一

那静静地伫立于天宇之下的，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，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，是我的陕北，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？哦，这一块荒凉的、贫瘠的、苍白的、豪迈的、不安一生的、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，这大自然鬼斧的产物，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，这个黄金高原。

哦，陕北，我的竖琴星，如此热烈地为你弹响，我的脚步是如此地行色匆匆，你觉察到我心灵的悸动吗？你看见我挂在腮边的泪花吗？哦，陕北，我以儿子对于母亲一般的深情，向自遥远而来又向遥远而去的你注目以礼。你像一架雍容华贵的太阳神驾驭的天车，威仪地行进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时间的流程中。你深藏不露地微笑着向前滚动，在半天云外显露着你

的身姿，芸芸众生像蚂蚁一样出没在你的庞大的支离破碎的身躯上，希望着和失望着，失望着和希望着。哦，陕北！

——引自旧作《最后一个匈奴》

pk27/2

引言二

传统在消失，古典精神在消失，昨天的文化在消失。张家山这样的人物，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上了。几十年几百年之后，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，见识这一类人物了。

这是一个大智慧，一个大幽默，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。他的胸膛里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、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，这种东西叫“善良”。因为这个，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。

张家山这个人物，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·吉珂德。是的，他们有许多共同点，都高贵而善良，精明又愚蠢，都试图怀着中世纪梦想，去匡正社会。只是，较之唐·吉珂德，张家山的时代，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——瘦骨棱棱的、

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。因此，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，圆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上。

“今天，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，姑娘们翩翩起舞，大家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：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去出发，征服世界了！”——这是人们，用给唐·吉河德的话。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，我将感激他。

——引自旧作《六六镇》

第一章

中国民间第一奇书，不是《三国》，不是《西游》，不是《水浒》，不是《红楼》，亦不是《金瓶梅》。这书叫《透天机》，相传为元末明初一个叫刘伯温的所作。自刘伯温往下，五百年间此书诡诡秘秘，神神奇奇，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，在中国民间流传。

说是刘伯温所作，也不恰当。刘伯温只是一个接受者而已。它的原作者，却是华山脚下的一个牛鼻子老道。这道土号铁冠道人，青史上无名，传说中每见。而今的诸多电视剧，将个西岳华山，渲染得迷雾团团，烟云笼罩，峰高千仞，高人匿藏，自有它渲染的道理，不是？！

相传，那时节，天下大乱，河山破碎，中华大地血流漂杵，生灵涂炭。时下，江南出了个大才子叫刘基刘伯温。眼见得

仕途黑暗，人生易老，这刘基刘伯温，于是弃了官职，将自己一个天赐神授的金贵身子，从此放浪于花街柳巷、声色犬马之间，只求苟安一生作罢。所谓的“江湖处士闲处老”，正是指此。

一日，跨过黄河，眼前突兀地起了一座大山，但见壁立千仞，直刺青天，群峰峥嵘，怪石嶙峋。刘伯温见了，胸中一口英雄气，上下翻腾，急不得出，直搅得心窝儿生疼。又见那天高高，草青青，一只鹰，长映着，在云端翻飞，一只雀，鸣转着，在林间跳跃，刘伯温见了，一泪十行，仰天叹息道：

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望长安于日下，指吴会于云间。地势极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远。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言罢，攥起衣袖，揩了一把眼泪，拣一条细径，趑一个式子，往华山之巅，举步而来。

“天高地迥”一句，却是一个前人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短命的才子王勃所说的。后来的那些自命不凡者，每每触景而生情，临场而兴叹，借这个段子，以浇胸中块垒，以诉怀才不遇之憾。刘伯温一个饱学之士，信手拈来这话慷慨而出，就是可以想见的了。

也是天意，行走间，曲径通幽，将他引入一个破败了的道观。道观尽头，崖根底下，却是一个山洞。刘伯温不知深浅，一擦袍子，莽莽撞撞，闯入洞来。行了一段黑暗之后，见前面，有了一团亮光，及到走近，见那亮光处，却是一个道士。香火

供奉香烟缭绕，那道士既像一堆泥塑，又像一具真身。刘伯温见了，心中大异，张口就要动问，谁知还未来开口，那道士，先是一声断喝。

道士问道：“来人可是江浙青田人刘基刘伯温么？”刘伯温见说，吓了一跳，赶快行礼，称自己就是。那人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铁冠道人，在这里候你多日了！”道士笑罢，启动舌头，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臭骂。

刘伯温见这自称铁冠道人的，骂得蹊跷，于是分辩道：“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为什么萍水相逢，不问来由，就是这一顿臭骂？幸亏我刘伯温为人斯文，要么，岂能受你！”

铁冠道人说道：“我是谁无关紧要，你是谁却大有干系。天下大乱，生灵涂炭，河山待整，真人已出。朱元璋已扯起旗帜，要收拾中国这一盘残局。你是谁？你乃是上天遣来的辅助朱元璋扫除四海妖氛、建立中华一统的第一开国功臣。建功立业的机会，封侯封宰的机会，你不去做，却混迹于山水，放浪于草莽，自己作践自己，却是为何？”

刘伯温听了，心中老大的不悦。他是古人，不会说今人的话，如果会说，大约会用王蒙先生的两句蹩脚的诗去搪塞。这两句诗是：“既然一棵树睡得正好，又何必去把它摇呀摇！”

刘伯温支吾其词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嘴中嘟囔，言不介意。那嘟囔的意思，大约也和上面的两句诗差不多。不料铁冠道人听了，不依不饶还是一个劲臭骂。刘伯温一见，知道今格这事，是吃屎的把屎的箍住了，他得应允了，才能止住这

一张臭口滔滔如泻。于是乎长叹一声，点头承应。

应允罢了，刘伯温却说：“我一介白面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胸无半点玄机，如何能辅助那朱元璋，平定海内，一统天下？牛鼻子老道，你该不是要把我这条小命，往火坑里推，热锅上熨么？”

铁冠道人听了，沉吟半晌，问这刘伯温，想知道些什么事，得些什么本领。刘伯温说道，他这一把年纪，想要习武，恐怕已经迟了，硬胳膊硬腿的。不如习文唉，宇宙无穷，盈虚有数，铁冠道人看来不是寻常之人，既然要我刘基刘伯温出山厕身江湖，就该把些“天机”之类的东西，泄露给我，日后也为顺天应人，审时度势，不辱没了铁冠道人这一番循循善诱。

俗话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！”刘伯温这番话，说得委实让铁冠道人作难。铁冠道人沉默了面孔，哼唧半天，主意拿定，于是朗声说道：“罢了罢了，好好好，扶上马，送一程！刘伯温，算你小子聪明，今格，我就犯个忌讳，将那‘天机’，泄露一二于你吧！你且听着，我开始说了！”

铁冠道人说到做到，一语未了，便启纳朱唇，滔滔如泻，讲起那过去未来之事。

旁边侧立的刘伯温，是何等聪明乖巧之人，虽然那口里说道“又何必去把它摇呀摇”，可那心里，红尘十丈，何曾绝根，一颗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，几时宁了，鹰搭窝在高处，雀跳跃在蓬间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不轰轰烈烈，更待何时？“少时不折腾，老了没情形！”正是民间这话。

见那铁冠道人在泄露天机，刘伯温好生欢喜，匆忙间环顾左右，见洞穴之内，没有纸笔，好个刘伯温，遂“哗啦”一声，脱下身上的白袍，继而，中指塞在嘴里，一咬。中指咬破，鲜血淋漓，这刘伯温，便挥动中指，在自己的白袍上记录起来。

白袍比起纸张来，自然不甚规则；中指比起笔毫来，用起也不甚便当。因此，这书写有些零乱。加之，这铁冠道人平日练就了的铁嘴，说起话来滔滔如泻，无遮无拦，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。因此，这刘伯温的记录，也是有一句没一句，鸡零狗碎，择其大要而已。

待到刘伯温龙飞凤舞，乱七八糟，将个白袍画满时，铁冠道人才恍然省悟。道人缄了金口，说道：“罪过罪过，因了我今天这一番逞能该折去自格多少修行。那刘伯温，你且听着，得了这天机，你该是人中龙，鸟中凤了，天、地、人、鬼，从此尽在你掌握之中了，后世人见你能‘算’破天机，还会送你一个神算子的美名，只是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泄露必遭天谴，这《透天机》，只你可得，万万不可拿出去示人。另则，中华大地，眼见得将有一场血光之灾。你记着，你一定要善待百姓，少些杀戮，你要知道，天地无私，鬼神能察，你做下的孽，都会记到我帐上的！”

铁冠道人说罢，不复吱声。

声音虽然停了，那嗡嗡作响的回声，又在山洞中回旋了一阵，方才停息。待以刘伯温停了书写，抬头细看时，见那堂上端坐的哪里是个真人，分明是个泥塑而已。泥巴做的肉身，谷

草做的经络，檀香木做的骨架，槐木榫儿做的男根，唯一的是那铁冠道人的嘴角，因为刚才说话太多的缘故，还留着一些唾沫星子在那里。刘伯温见了，惊讶一回，嗟叹一回。

出了山洞，出了这残败的道观，阳光底下，刘伯温将这白袍，展在草坪上一看，见上面血迹斑斑，处处是字，又见自己的中指，尚且有血迹渗出，恍忽间，方信自己刚才遇到的，不是梦境。

刘伯温将这白袍上的字，整理了出来，它就是后世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奇书的《透天机》。该书洋洋五千余言，以“元时末年，伯温游华山”开头，以“知而泄露者，必遭天谴”作结。

一册《透天机》在手，刘伯温就势登上华山的最高峰。举目四望，鸟瞰天下，遂发出一声长啸。啸罢，下得山来，辅助朱元璋，奠定明三百年帝业。这是旧话，不提。后来他官至御史中丞，封诚意伯，谥号文成，有《诚意伯文集二十卷》行世，成为拥挤拥挤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个人物。

古话说：“行人莫问当年事，故国东来渭水流！”又有古话说：“劝君莫奏前朝曲，听我新翻杨柳枝！”这话有理。且不说那刘基刘伯温的书了吧，那些留给史学家们蛀书虫的去说，这里单道那册《透天机》的下落。前面说了，那《透天机》待刘伯温死后，遂流落民间，以手抄本的形式，被那些山野之士收藏，秘不宣人，时隐时现。

当年，刘伯温仓促之间，狼狈不堪，用白袍作纸，中指滴血为笔，所以那《透天机》记录得十分零乱，那前头的事，后头的

事、撮合在一起，且又不分行分段断句加点，所以后来将它连贯成篇时，也就有些前言不搭后语。加之那铁冠道人又口授得过快，刘伯温只能速一句是一句，能记多少算多少。这样，这个《透天机》，里面便迷雾团团，玄机四布，一个预言接一个预言，一段莫名其妙的话接一段莫名其妙的话，后世之人，即便有一卷《透天机》在手，想要轻而易举地参透玄机，也属枉然。许多事情，经历过了，往往碰得个头破血流了，对照一下《透天机》，方可明白，于是叹息道：“原来万物皆有定数，这《透天机》上，早已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了！”于是乎，伴随着《透天机》，民间往往还有一句，题外的话，这话也有一些古怪，叫“过而知之”！

还是《透天机》这个话题，不过我们的故事，现在落脚到一个人物身上。陕北高原腹地地带，群山环拱中，有个小镇叫六六镇。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，这六六镇上，出了一个人物，这人叫张家山。巧不巧，这张家山，鬼使神差，从一户人家正在翻修的窑里，得了一本泛黄的破书，这书正是《透天机》。

六六镇的名字，缘何而来，这里有一个讲究。中华地面，每一处地名，每一个姓氏，其实都有讲究，都有来龙去脉，只是你不注意罢了。原来，六六镇这个一张邮票大小的地方，在六六镇之前，它曾叫过大顺镇，大顺镇之前，它还叫过太平镇。太平镇之前，它还叫过什么，叫是肯定叫过的，只是世事渺茫，视力有限，我们不得而知罢了。

这里当年是陕北英雄李自成起事的地方。李自成，化外

之地的一个驿卒，一个贩私盐的脚夫，他吃了豹子胆，老虎心了，敢斩草为兵，削木为旗，三下河南，北征幽燕，掀翻宋明王朝的三百年江山，直将一根箭簇，钉上紫禁城“皇恩浩荡”的牌匾，直把个崇桢爷朱由检逼到煤山上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。这个中原因，就在《透天机》上。可惜那时刘基刘伯温已不在人世，于是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江山易主。不过，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朱明的三百年江山，因《透天机》得之，又因《透天机》失之，因此这也可以算一个世道轮回的圆满结局。

那时这镇还叫太平镇。这个贩私盐的脚夫，从三边地面，吆了一群高脚牲口，每个牲口背上驮了一驮青盐，返回陕北。这三边是定边、靖边、安边的合称，有一首赶牲灵人唱的民歌，叫《走三边》，单道这三边的好处。那民歌唱道：下一道坡坡来上一道山，赶上那骡子走三边；人人都说三边好，青盐皮毛甜甘草。这民歌尔今还在陕北地面传唱不已，想那当年，赶牲灵的李自成，在高脚牲口的阵阵串铃声中，大约也正是唱着这民歌上路的。

哪里天黑哪里歇。夜来，脚夫恰好行到这小镇上，于是挑了个鸡毛小店，烫脚，用饭，又要那店家卸了驮子，给牲口伺候草料。那时正是暮春时节，是夜李自成合衣躺下之后，见屋梁上的燕雀儿，聒噪得厉害，定睛看时，见梁上有一只燕窝，窝的周围，黄嘴圈的雏燕儿，停了一圈，叽叽喳喳乱叫，一只母燕，一只公燕，凄厉有声，绕着燕窝上下翻飞。

脚夫见了，唠叨一句“聒噪”，蒙头要睡。这时，只听“扑

噜，扑噜”两声，两只羽毛未丰的雏雀儿，落在了他的床头上，继而，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只大白蛇，从那燕窝里掉下来，僵僵地停在了脚底。

那白蛇一动不动，僵在那里。豆油灯下，泛着粼粼白光，煞是怕人。脚夫见了，知那白蛇吃了雏雀儿撑得难受，又知它经这一次摔打，骨节正酥软着。脚夫却是个傻大胆儿，不忍伤它，又不忍容它缓过气来再伤雏燕，于是从自己枕边，摸出一壶烧酒来，将那孽畜灌醉，继而，提起尾巴，将它扔到门外野地里去了。

两只老燕，见脚夫处置了那白蛇，惊魂始得安定。接着，一公一母，两个双双扑楞着翅膀，抬起雏燕，往那窝里送。两只雏燕，一只送上去了，另一只身量太重，羽毛又太少，自己又不知道配合，因之，送了几次，快到窝边了，又掉了下来。

脚夫见了，动了慈悲之心，说一声“好事做到底吧”，言罢，单手托起那只雏燕，又顺过一条高脚凳子，登了，送那雏燕到梁上窝里。

雏燕到了窝里，却还聒噪个不停，叽叽喳喳，吵翻了天的样子。脚夫嘴里说道：“奇了，莫非这窝里，还有长虫不成？”说话间，伸长脖子，朝窝里一探，见这窝里，并没有什么白蛇，倒是有一本残破的书，静静地躺在窝底。不知这书，是燕子嚙来的，是蛇背来的，还是过路客官，藏匿在这燕窝里的。怎样来的，这并不当紧，当紧的是这书落到了李自成手里。

这书正是《透天机》。这脚夫上过几年私塾，却也粗通文

墨，拿书看了，一惊一乍，知道是那本被民间传得神神乎乎的奇书。继而拨亮油灯细看，字缝里抠字，话音里找话。这一抠一找不要紧，登时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了崇祯爷的江山，只在旦夕之间，替代者谁人？正是这个获得《透天机》的十八子。

记得，当年那铁冠道人，曾经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刘伯温天机不可泄露。这刘伯温，不知是一时疏忽，还是有意而为之，竟让这书，谬种流传，散落民间，从而令大明天下，早早地断了香火，从而令世间凡夫俗子一得此书，从而陡然生起英雄梦来，还是前面那话：一部《透天机》，刘伯温得之，助了大明三百年江山，李自成得之，又灭了大明三百年江山，《透天机》不会言语，它会言语，它大约会说：“因我得之，因我失之，我又何憾！”

一卷《透天机》在手，那李自成，突然之间，仿佛魂灵附身一般，气冲斗牛，目空万物。他喊来店家，问这叫什么地方，店家答道：“这是太平镇”。李自成一听，恼道：“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大旱频仍，赃官横行，这朱家天下，何以敢厚着脸皮，放言‘太平’二字！”恼罢，又问道，今日是何年何月何日。店家又答，陕北民谚，“六月六，新麦子馍馍熬羊肉”，今天这日子，却是个大好日子，正是古历的六月初六。李自成一听是六月初六，喜道：“六六大顺，六六大顺，我那王朝，该给它取个名字叫‘大顺’了。杀尽不平方太平，你这太平镇，也该易称谓，改口叫‘大顺镇’了！”店家听了，诺诺称是。

九宫山下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外头的世界，兵败了个